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二十回 避尼庵燕玉全貞

詩曰：萬緣庵裡暫相投，乳母提攜兩地憂。堪歎寄人矮簷下，此身焉敢不低頭。

且表才能江進喜，終朝假意哭堂堂。忙忙過了姻親事，他就要，走出劉衙去探娘。

話說江進喜取一個空閒，偷出劉衙，袖了四兩銀子，二包茶食，走到萬緣庵來。隨著香公入內，見了母親郡主。劉燕玉慘然淚下：進喜你如何今日才來？太夫人那一天得知此事，可罪及同謀麼？進喜將這日之事一言明。燕玉暗想道：這也罷了，梅表妹代嫁也不辜負崔家姨母攀鳳表兄。

多餃悲喜謝神明，感賜姑娘伴母親。如此一來真湊巧，奴家在廟也安寧。當時進喜交銀物，就在槐陰坐片時。與母閒談多半響，梵如親自送茶臨。日西天晚方才出，回轉劉家不用雲。且表多姣劉郡主，忍心定意坐禪林。一身縞素惟穿布，三頓持齋不吃葷。亦共尼徒參眾佛，常於靜室念諸經。冰清玉潔無他意，孤枕寒衾在此身。這日卻逢初夏盡，開門獨坐意沉沉。江媽與妹閒談去，只剩多姣一個人。待靜之時無別事，但將畫扇自評論。忽聞戶外簾鉤動，一個沙彌走進門。笑說當家師父請，求郡主，剪裁夏布作衣衿。多姣只得抬身起，執扇而行鎖了門。庵主善靈忙讓坐，就將長短說分明。多姣郡主慇懃答，就在禪堂立定身。將尺量完彈粉線，剪刀裁過接銀針。甘心受苦無悲怨，只為清貞守舊盟。少刻江媽來敘話，無心進去看房門。香公張七來提水，東望西瞻沒一人。立起邪心殊不善，一觀寂寞便歡欣。因思郡主裁衣服，大約遲延未轉身。不若此刻來偷取，或能得利作財星。香公主意安排定，舉步輕輕走近門。小小亂磚拿一塊，樹枝放進鎖中門。一聲響亮開了鎖，張七時間喜又驚。賊膽心虛回首看，忽然來了小尼僧。法名妙應年還幼，搶步當先叫一聲。

啊唷老張，你為何在郡主房裡麼？

張七慌忙把手搖，低叫師父莫聲高。釵環偷得將銀換，少不得，你一包來我一包。妙應聞言先就笑，連聲催促快些撈。香公竟在房中看，放膽搜尋竟一包。

卻說張七一進房門看見包袱，忙在板床上打開一看，只見拜匣上扣著一把半大的銅鎖，還有一匙掛在上面。張七心內歡喜，急把拜匣一開，只見裡面放著許多首飾。就把隨身的手巾取來包好，只剩了些銀器在內，仍將鎖好放在原處，他方復身出來。小尼姑攔住問道：怎麼不分與我？快拿幾件來分，放你出去。張七笑道：小師父，你摸摸自己的頭看，一根兒的頭髮沒有，怎生插戴？少不得換了銀子，兩股平分。

小尼放手不相攔，張七將門照舊關。打起水來挑一擔，飛跑竟自到廚間。

小尼只恐干連自己，也就忙忙到外邊看郡主禪堂裁剪。

也隨晚課念彌陀，誦經已罷同回後，三嫂臨廚把飯端。主僕不能分上下，小房之內一同餐。江媽忽地去拿筷，立起身來摸枕邊。連說幸虧還在此，方才將手放床間。白銀四兩孩兒付，若被人偷取討難。言訖欲思藏拜匣，手提包袱到燈前。輕輕易易如無物，江乳母，連說稀奇必有緣。立刻打開觀仔細，道聲不好變容顏。

啊唷郡主，不好了，著了賊了！

燕玉聞言吃一驚，打開拜匣就抬身。窺仔細，看分明，只見銀簪與鍍金。珠寶東西多已失，後來用度費調停。千金一見花容變，亂跳宮鞋道怎生。拜匣不知誰看見，如此之人好狠心。此物原是防身寶，今被人偷何處尋。穿吃用度皆在此，空身豈可在庵中。況兼佛地多清苦，奴怎好，有累庵中師父們。這事如何來處治，媽媽何計追尋人。乳母已是驚呆了，半響方才叫出聲。

啊唷，哪個狠心的強盜啊！偷得人家這般乾淨，只剩了些銀錢東西。

不知什麼弄機關，撬鎖開包偷個完。此物並非無用處，後來還要作盤川。如今又被人偷去，主僕焉能久在庵。乳母其時心內急，高聲喊叫到外邊。金珠首飾多偷盡，怎樣盤川度歲年。清靜庵堂生盜賊，這也是，世間怪事與稀奇。江媽喊到禪堂外，郡主心慌不及攔。庵主善靈忙接問，叫聲三嫂為何因？江媽訴說情由事，年老尼姑冷笑言。

咳，江三嫂，這就冤屈殺了。我這裡從不遺失物件，怎麼驚慌慌地不見了鎖著的東西？

若疑家賊就奇哉，庵中物件從無失，怎便輕輕盜了釵？就算日間人下手，豈有個，不能撞見把門開？想來斷斷無人竊，還是忙中未帶來。庵主言完容帶惱，只有那，小尼妙印笑盈盈。梵如暗扯江媽袖，說道是，尋個分明再處分。三嫂一聽如此說，面紅耳赤怒生懷。含嗔跌腳呼師太，那一宵，拜匣曾於當面看。只恐大家俱眼見，明露著，金珠鳳股與鸞釵。分明暗有人偷看，怎說臨行不帶來？約值價銀五百兩，白白地，送與強盜作橫財。難道皇天無報應，少不得，有朝一日去當災。江媽不住喃喃罵，老尼姑，一變容顏把口開。

話說老尼姑見江媽咒罵，變臉道：眾尼徒，你們到庵哪一個偷了劉郡主的首飾，快快拿出來，免得我用戒足拷打。這是菩薩的地方，咒咒罵罵，好聽麼？眾尼道：阿彌陀佛，冤屈殺人。世界上也有出家人做賊的麼？梵如氣不過，忙道：老姐姐，你到房裡去罷，不要說了。江媽氣得目瞪口呆。只見郡主過來叫道：進來認個晦氣罷了。

燕玉言完向後行，江媽隨著進房門。轉身坐在床沿上，歎氣連聲兩淚淋。埋怨千金差主意，不該夜逃到庵中。表兄表妹聯姻事，有什麼，好歹高低不肯成。富貴讓與梅小姐，自家在此受欺凌。釵環首飾俱偷去，還說忙中未帶臨。從此孤寒無貼補，少不得，他們越發要相欺。天長地久如何過，難道說，反在尼庵混飯吞。真正是，龍逢淺水遭蝦戲，虎落平川被犬輕。郡主今朝心暗想，何如前日嫁崔門。江媽說著長吁氣，悲惱交加忿不平。燕玉聞聽心慘切，含悲忍氣勸停嗔。媽媽且耐心中忿，是我無知累你身。失去釵環該晦氣，縱然咒罵也無尋。他們一惱如何好，出首私逃禍就臨。伏乞媽媽休動怒，第一個，出頭之日我酬恩。多姣說著垂珠淚，哽咽咽喉語不清。乳母方才消了氣，嗟吁點首叫千金。但知守節甘清苦，未必他心是你心。惟要天天加保重，眼前且是忍艱辛。江媽一說無語坐，郡主聞聽也淚淋。主僕二人難咽飯，放開碗筷就安身。次日起來梳洗畢，只見那，小尼同了梵如臨。手中各自拿包裹，放在床間啟口雲。

哪，這是當家師太叫楊大爺買來的一頂帳子，一床棉被，兩條褥子，一床袂被，兩匹粗布，兩匹細布，一床蓆子。餘下一錢六分銀子，拿去檢收明白了。劉郡主喜道：這也買得周到，江媽你拿這餘銀送與楊大爺，與我多多謝勞。

三嫂持燈到外間，少停掀簾就回房。點明物件低聲道，須要留心買個箱。再被人家偷去了，我們越發苦難當。多姣郡主言稱是，你我輪流守此房。主僕相商安頓好，登時張帳與鋪床。買箱存貯何須表，剪布裁衣不用詳。一日被偷無本利，老尼漸漸不如常。黃菜淡飯粗相待，你們情願到庵堂。她說未曾邀郡主，這也是，四語三言莫敢當。若嫌怠慢多容易，只可搬移到別方。乳母雖然性惡劣，幸虧郡主尚賢良。聞聽此等言和語，便共江媽暗暗商。咳媽媽呀，如今既在萬緣庵，只好低頭過矮牆。今後相幫同做事，免她語四與言三。媽媽在外當粗使，奴也就，在她庵內做衣裳。如若今朝閒吃飯，庵中師父豈甘心。江媽見說連聲諾，她只得，忍氣吞悲做上前。淘米洗鍋都著力，漿衣洗服不偷閒。香公之事推她做，張七終朝只去玩。庵主雖然無話說，將她就做佛婆看。呼來喝去當粗用，不放江媽半日閒。郡主芳心甘受苦，千針萬線做衣衫。晚至槐陰迎暮色，夜臨燈下不安眠。時時殘線拖雲髻，每每香羅掩淚斑。做一件來又一件，眾尼姑，尚然嫌慢速催完。花容憔悴非先日，穿的是，黑布裙兒藍布衫。手內舉針心內佛，毫無懊悔舊姻緣。冰清玉潔成此性，枕冷衾寒又晚眠。受盡辛勤惟忍耐，但求天意早周全。可憐郡主遭磨折，更及江媽不得安。惟望好心能好報，把一個，榮華富貴錦團圓。住談郡主尼庵事，按下劉侯宅內原。提起道庵吳縣令，京中起馬上途間。名登兩榜非他比，一路威風甚赫然。五月盡邊歸故里，康員外，合家迎接慶團圓。

話說吳公一到康家，齊齊相見。吳娘子已是琴堂太太，見了心內好生歡喜。道庵就將狀元寄的信物，一一交明。康員外夫婦已知狀元及第招親等事，真是喜出望外。柳柔娘王德姐見了寄來的金花玉鈿等類，打動了一段舊日的相思。

二姬暗暗幽情，一段相思憶鄧君。借自去冬相送後，別來已是半年零。心牽意急無方訴，夢倒魂顛只自知。明曉相思非有益，不知何故總情深。自嗟呀，衡門薄命因緣淺；深羨慕，相府千金緣分深。你那裡，郎才女貌成恩愛；俺這裡，粉退胭消受冷清。何日能得重見面，其時方始又相親。金花玉鐲件件奇，足見你，愛弟之情為妾們。但願一朝迎眷屬，好將心跡表幽情。柔娘德姐心悲喜，小元郎，跳跳蹦蹦分外欣。急取金花忙套鐲，自誇自詡好官人。接風擺酒不須雲。吳公初到多忙亂，拜客完時就上墳。妻舅之前留別敬，再再相謝數年情。行裝已束多停當，六月初頭要起身。挈眷同行多顯耀，崎嶇蜀道赴衙門。康公夫婦齊歡喜，願爾如兄做貴人。當下合家都喜悅，書中住表吳公事，再說軍機勝敗情。

話說劉侯所薦僧善保，一到吹台交戰，不消幾陣，已被寨主拿住。因他是無罪之人，就以上賓相待，不令受苦。敗兵報於督撫，奏上朝廷。劉國丈二次薦人無益，只得入朝免冠謝罪。急遣心腹往吹台打聽下落，探得俱未殺害，即遣勇士數名，用白金十萬兩贖取奎璧還朝。韋寨主不納，卻被手下頭目們待差官轉身時，追到半路，把十萬兩銀打劫了一個乾淨。苦得差官等無方可處，只得連趕到京中，跪在國丈面前請死。

劉侯氣得發昏迷，人不回時物又遭。不料孩兒難救拔，他倒也，自尋歡樂不思伊。朝朝綺席迷仙酒，夜夜羅幃擁美姬。因有長男和幼女，丟開奎璧少悲啼。對花酌酒淫姬妾，他反比，年少孩兒福分齊。官舍只同諸美女，雲南撇下正房妻。住談國丈劉侯事，且把宮中提一提。

話說劉皇后已有九個月身孕，只因思念胞弟，終日在宮啼哭，漸漸容顏清瘦，身子欠安。雖有御醫調治，終不能除去病根。

劉氏娘娘病漸深，千般調治不能輕。錦衣玉食有何用，妙曲清歌久厭聽。朝夕悲啼呼愛弟，坐眠不穩憶慈親。君王太后頻相勸，劉氏娘娘總不聽。啼哭勞神兼有病，懷胎未滿要臨盆。腹中疼痛難相忍，只得分明奏聖君。天子慌忙稟太后，宮中立刻喚收生。少時太后乘輦到，妃子來迎入寢門。月分未臨先要育，合宮人眾盡擔驚。君王迴避抬身起，劉后悲啼叫一聲。

啊唷，皇爺留駕！

少年天子甚相憐，只得回身步近前。劉后淒然伸玉手，扯袍含淚就開言。懷胎未滿臨盆早，臣妾的，性命應知保不全。今與君王先訣別，免教至死不能言。從來國法如山重，不論親疏一體頒。臣妾父兄俱供職，怕只怕，一朝犯罪在君前。家門如若遭顛沛，劉燕珠，縱在黃泉也不安。伏乞垂憐臣妾語，保全了，奎光兄長老椿萱。皇恩浩蕩難圖報，惟願宮中得後賢。劉后說完聲哽咽。朝廷垂淚撫香肩。御妻且勿心憂慮，或者無妨得所安。若有一些差失處，寡人必記此時言。君王說罷頻留戀，皇后托身要送鑾。天子回頭連命坐，方才注目盼龍顏。朝廷出宮收生進，太后端居正殿間。諸位嬪妃齊伏侍，忙壞了，外邊采女與宮監。娘娘坐草將生育，卻為悲啼氣不添。面白唇青流冷汗，神虛力弱怕喧傳。悲聲慘慘連呼痛，叫得那，外殿朝廷淚不乾。劉后心中知要死，說了聲，我因胞弟到黃泉。口內鮮紅往上送，腹內孩兒向上鑽。伺候穩婆難著力，劉皇后，登時一命已昇天。宮妃抱到龍床上，大放悲聲哭淚漣。太后君王驚絕絕，繞床悲痛好淒然。朝廷抱住劉皇后，痛倒銷金帳裡邊。哭叫御妻何不應，朕與你，數年恩愛竟分淺。真可惜，實堪憐，何忍昭陽續後賢。天子悲傷頻撫面，如癡如醉對花顏。上宮太后嚎陶哭，只為她，日常之中孝也全。太后娘娘頻痛泣，元天子，親扶慈母返宮還。綸音飛下劉家府，把一個，國丈皇親嚇軟癱。

卻說六月初七日，劉皇后殯畢，時年二十三歲。天子遣內監諭知國丈。劉侯一聞此言，只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好似平空倒一座泰山，半晌不能言語。

悠悠氣轉好傷哉，命運如何這等乖。次子被擒難轉救，宮中又喪好悲哀。泰山一倒吾家險，獨木難支大廈來。可料重重無好處，快須上表奏金階。休息慢，勿遲挨，早早辭官免受災。國丈劉侯悲欲絕，登時掛白赴宮來。謹行臣禮參靈位，痛哭悲呼倒玉階。天子遂成皇后禮，梓宮就在寢陵埋。千官戴孝同相送，鄺狀元，保護靈車亦舉哀。十數餘天喪禮畢，劉國丈，凶音又報故鄉來。中宮皇后殯殮葬，從此後，劉氏雄威漸漸衰。不表外邊興廢事，且談太后欠安寧。

話說太后因見劉國母慘亡，一驚致疾。自六月初七，至十八九天，尚不能痊癒。

御醫用藥竟無效，日日呻吟搥翠幃。飲食無餐容已瘦，夢魂不穩命將危。君王朝夕床前伴，湯藥親嘗鎖二眉。龍意躊躇愁甚切，聖躬辛苦淚偷垂。時逢二十黃昏晚，太后娘娘一命凶。落淚長吁呼帝王，可知老母也垂危。壽將花甲非為夭，不用憂愁不用悲。若有三長和兩短，願君王，禮賢下士守良規。言完倚枕淒然泣，元帝驚惶珠淚垂。

啊唷，母后娘娘呵！

聖壽無疆天地齊，浮災小厄自然離。慈年訓我當遵命，少不得，下旨頒行進妙醫。伏乞聖心休過慮，母當保善萬全身。君王坐在羅幃裡，日夜相陪不解衣。天色微明傳下旨，九卿六部要班齊。兩儀殿內同參訂，不許遲延立刻趨。聖旨下時人已曉，朝廷冠冕坐鑾車。疏星淡月開宮禁，頃刻諸官會兩儀。

話說大元天子升殿，六部九卿一齊朝見。成宗揮淚道：諸卿以為何事特地相宣？朕因皇太后久抱沉痾，不能痊癒，今將危急，太醫院下藥無功，故召諸卿議一個良醫看治。

慈母太后豈尋常，撫就朕躬費盡心。週歲之時立太子，今登廿四作君王。正當奉養慈親日，聖體無如反欠安。為子之心寧不痛，苦無良士治娘娘。諸卿今日同相議，可薦名醫見聯躬。不論官員和士庶，只須通達諸岐黃。官宰治痊加顯爵，朕將他，待如國士降恩光。民人醫好加衣祿，給一個，頂帶前程在帝邦。諸位賢卿須保奏，寡人立刻配良方。朝廷座上傳宣畢，卿相齊齊伏殿旁。只為薦醫皇太后，俱皆不敢奏岩廊。當時拜倒梁丞相，頓首開言啟聖王。

臣文華殿大學士梁鑒奏知陛下，當世醫家雖說名稱醫士，實非真授青囊。縱然奏到君前，亦必有誤大事。臣婿翰林修撰鄺君玉，頗知醫道。臣門一宅適遇不安，俱是哪君玉看視。再者，有彼同年何興伯近染傷寒，醫士盡皆回絕。臣婿不信，親自去看，下了三四劑藥，今已經可如故。然雖如此，臣亦不敢擅薦，惟願聖心裁度，冒瀆上奏。

梁公奏羅叩金階，座上君王滿面歡。就問卿家言確否，詞林難道是高賢？既然立愈同年疾，自然是，太后沉痾也得痊。悔恨朕躬該早議，如今且喜未遲延。諸卿就此歸衙內，梁丞相，速去相宣鄺狀元。天子九重傳下旨，登時殿外散諸官。朝廷頓覺心歡喜，立遣宮官隨後宣。牽御馬，備金鞍，迎接詞林進裡邊。聖駕回宮陪太后，御醫召集內廷間。候其君玉隨宣至，同議良方治病根。住表朝廷來宣召，且談相國出宮門。

話說梁丞相朝罷回來，就到聽槐軒內。鄺狀元正為一個同年題扇，見梁公入內，從容出位相迎。太師就將舉薦之事說知。

明堂微笑欠身雲，薦舉深蒙岳友情。小婿即當赴宮內，以觀病體重和輕。縱然未熟岐黃術，斷不致，岳父身當錯薦名。梁相聞言心大喜，我原知，奇才不薄故陳情。狀元立刻收書扇，竟出書房向內行。梁相一同歸內室，夫人聞得甚擔驚。含嗔埋怨梁丞相，為甚麼，天子之前亂薦人？太后定然壽該盡，縱然妙藥也無靈。三長兩短如何好，此罪歸於翁婿們。梁相答言無所礙，看一看，東床可是等閒人。狀元含笑躬身道，岳父無憂事必成。言訖出堂穿夾道，飄然竟入弄簾庭。素華小姐抽身接，問一聲，扇上新書可錄成？君玉答言猶未畢，細將始末說分明。素華微扯宮袍袖，說道是，何事爹爹要薦君？太后之身非小可，用方無效怎調停？世間醫士多多少，何故嚴親薦你身。小姐言訖攢眉黛，狀元婉轉勸寬心。侍兒伏侍穿袍帶，梁小姐，自執菱花照翰林。君玉正冠方始畢，相辭就要出房門。素華步出珠簾下，細語低聲叫小心。君玉含歡連應諾，端嚴冠帶出高廳。長班伺候廊前稟，說是欽差到府臨。御馬金鞍來接取，自然不必備轎行。狀元見稟言稱是，立刻乘騎至禁門。偏室之中先待旨，官內飛去奏明君。御醫大眾齊相見，一個個，冷笑高談慢翰林。君玉從容無懼慊，早聽得，朱絲門外降綸音。

噫！鄺狀元何在？聖上有旨，宣狀元進萬壽宮看視太后。

狀元應旨就趨庭，拜倒金門謝聖顏。袍袖高抬三叩首，退行十步始當先。穿宮越殿須臾到，已見深幃照畫簾。兩位昭容分左右，揚紫袖，鸞聲一轉便傳宣。

嗯！酈狀元，聖駕在上，速速叩參。

風流翰苑拜明君，萬歲三呼跪殿廷。元帝欣然傳免禮，立時即命賜花墩。病源一切從頭論，君玉恭聽已分明。宮女捲簾邀診脈，狀元告罪步輕輕。已臨寢室微微視，只見宮娥雁翅分。繡帳低垂聲寂寂，金鉤雙掛影沉沉。錦書一部床沿擺，彩線三條侍女呈。太后娘娘伸御腕，酈狀元，紅氍側跪診分明。細詳根底深加意，謹按岐黃倍用心。俯首沉吟垂鳳目，心中自問可調停？診完脈思觀神色，宮女挑幃奏一聲。只見娘娘皇太后，含睛仰臥在羅衾。面含紅色唇含紫，涼藥焉能去病根？看罷方才離寢室，翠華之下細陳明。臣觀太后非寒疾，溫補多加病更深。辛苦之中停了食，正該應，早加發散不宜參。如今補了難消下，自是娘娘體欠寧。且據微臣粗拙見，開方一劑謹當心。君王座上攢眉語，難道賢卿看得明？各姓醫官多用補，狀元怎說不需參？既然有此超群見，可與諸人酌量行。若不保全皇太后，罪歸相國老先生。狀元再拜辭天子，猶進西邊殿裡行。一眾太醫迎著問，不知尊意怎調停？狀元即請煎方看，拱手從容問一聲。

下官已診過太后之脈，聖上命眾位同商。就此恭候諸位老先生台教。

眾皆出位道根苗，太后身虛故發燒。我等看來宜用補，但憑尊意怎生調。詞林見說微微笑，細參詳，溫補何如發散高？太后娘娘辛苦疾，胸中有食不能消。熱軍一劑方能愈，似這等，補藥多加怎退燒？聖旨命同諸位議，再求高見講分明。御醫聽罷詞林語，只嚇得，盡吐鮮鮮舌半條。

啊唷，酈老爺，言之差矣！

太后娘娘當暮年，病源深淺最因寒。面紅紫氣皆虛火，涼藥如何治得安？金玉之身非小可，酈老爺，莫將太后等閒看。朝廷既命同商議，因此寒方只得攔。伏乞狀元詳細底，還宜溫補聖躬安。翰林君玉稱無礙，看得分明不是寒。

咳，諸位先生嚇！

食君之祿解君愁，盡力還當盡此謀。太后胸中有宿食，如何不散任存留？卻因我等干連罪，反使君王日夕憂。諸位先生如不敢，今朝待我自相籌。御醫見說連稱好，立起身來道自由。

啊唷是啊，狀元公既知深淺，我等不敢阻攔了。酈狀元自己開方罷，我等就此告辭了。